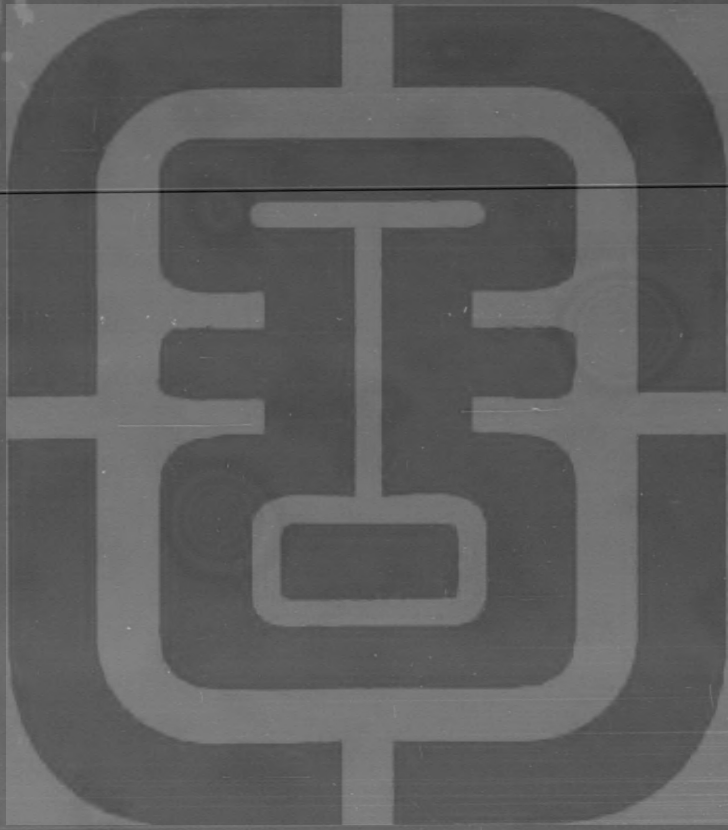


史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

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

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名也掌皇后

太子家者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

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

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

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

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

不得入朝請

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

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

宗室諸寶

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

宗室任為即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

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

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

漢書曰寶嬰字王孫

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

乃言表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蘇林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

金無入家者

寶嬰守榮陽監齊趙兵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中榮陽監齊趙兵也

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

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

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

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

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

而不朝相提而

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

如兩宮整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整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整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

則妻子母類矣

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

魏其侯然之

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寶太后數言魏其侯

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

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廉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

曰沾音瞻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瞻音尺占反

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

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皇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伏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

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

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

孝景晚節

索隱曰按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

槃盃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盃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又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盃二十六篇雜

家書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卽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

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則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

陽侯

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矣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

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

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

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索隱曰按推轂謂自車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

王臧為郎

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為服制

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

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

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奪其政也

竇太后大怒乃

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

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

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

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

武安

者貌侵

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

生貴甚

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踈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

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

師相

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肺腑為附

萬曆二十四年刊

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膈腹心也索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

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南鄉**

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

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

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

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

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賴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賴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

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士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賴陰侯彊**

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萬曆二十四年刊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

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

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

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

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

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

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

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博音博調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

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

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

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

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

水清灌氏寧賴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
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

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

見其失職而頰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灌夫亦倚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拌彈音音耕反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

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

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暮功之服也故應珠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

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

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盼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

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

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

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

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索隱曰屬之欲反屬猶委也付承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也承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

取燕王女為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侯

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疆

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

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

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

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

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

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

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

為壽乃效女兒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

輩也猶言兒女輩咕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

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尉東宮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按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

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

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

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

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

朝太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

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

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其武安傳四十一

七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

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

地論欲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係反倪五係反

蒼曰睥睨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

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自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

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

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

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

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

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

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

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

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

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

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工式

卷之五十五及傳四

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設者脫也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景帝從舅姁太后同母弟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

無官位板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韓御史良父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

內愧杜門齟齬自殺

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

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讐

正義曰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頰川事故魏其不為欺謾者也

欺謾劾繫都司空

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

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

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

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

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

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書也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乃劾家臣印封遺詔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

疑非者宗武帝四年三月盼薨寶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薨

萬曆二十四年刑

魏其代案案刊傳百二

十一

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志病痲

曰痲音肥又音。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

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論

棄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疾病。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

月未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二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六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

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

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

月至今不改然夫。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

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

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

霍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

在嬰死。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

後分明。字林並謂。人官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

之短衣。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淮南

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

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昆賢高祖孫即官車

晏駕非六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產

直特為太。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

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

徙睢陽

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

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

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誓并音汗

張羽力戰安

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

顯梁孝王景帝同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

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

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

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

而泣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省者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

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

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

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

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

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

梁王父兄皆帝

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

以侘鄙縣

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刃亞反誇也驅國中索隱曰漢書作嫖音火亞反紆音寒孟反馬馳國中

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

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

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

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

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蜀梁國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

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

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

持音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
 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
 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
 丁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
 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
 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
 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
 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

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

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

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官

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

大王列在諸侯悅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

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

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

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

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

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

漢數

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

能穿魯縞

許慎曰魯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

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永更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

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

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騶勇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

也若六博之梟矣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行

王恢為將屯將軍

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

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

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

代主擊其輜重

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

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

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

正義曰幾音祈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

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

王恢等兵二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

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人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

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

徐廣曰提一作祗也

臣固知

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

恢逗撓當斬

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

又音住逗留恢私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也也橈屈弱也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

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

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

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

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虛遂臧

固邳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邳音質他徒河反謂二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

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

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年

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

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

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

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幽州縣

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

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

正義曰幽州漁

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

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

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大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

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

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

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二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二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時

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

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

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

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

補武騎常侍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

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

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將軍列傳四十九

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

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

屬國公孫昆邪昆音覓○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

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

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大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人

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澳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

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

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

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

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二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

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

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

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

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

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

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

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

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

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

便

索隱曰音頻面反

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

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鐃即鈴也埤蒼云鐃温器有柄斗似鐃

緣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索隱曰案大類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覘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孫名強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

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

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

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孝

如俟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

以飲不勝者○正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廣之將

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克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

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

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

弩之名翻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子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擊

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關

名韋昭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說也萬曆二十四年刊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
 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
 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
 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
 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
 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

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
 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
 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
 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
 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
 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
 老弗許良乂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
 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

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

可羣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

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

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

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

數字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

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正義

曰今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

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

讀軍亡導或失道

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遇

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

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

曲折

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

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

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

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二人曰當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媽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煖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二頃頗責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

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類云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類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其泉宮獵

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

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

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

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

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千四百六十餘里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

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

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河西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

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而使

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

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

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

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

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

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

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

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

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

作恂恂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物獲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索隱述贊曰

後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竒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諸傳而次四夷則詞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

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

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

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竒畜則橐駝

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駝云駝包體音

託作○正義曰案古今注云驢特馬牝驢羸

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特馬牝

馱駝徐廣曰馱馱駝馱駝

索隱曰說文云缺駢馬父贏子也廣志云決蹄也
駟駟徐廣曰假馬
發蒙記創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
駟駟而青○索隱
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駟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
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駟也
馬驥駟徐廣曰音
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驥
驥驥又如驥魚鄒誕生本驥字作奚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

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董反毋文書以言語為

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以牙鐵柄音時年

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鋌小牙鐵於古今字詁云矜牙種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

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

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也○索隱曰攣字音六緣反鞮音丁帝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

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啻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

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歧

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類云即昆夷也由海經云黃

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大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晉達曰大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索隱曰營維邑復居于

鄧鄠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音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彭陰

秦昌山過華陰以時人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

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

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

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也申侯怒而與犬戎共

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

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鄠而東徙維邑

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為諸侯

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信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

于齊齊相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

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汎今潁川襄城是

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

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

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

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

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一國誘而徙之伊川

遂從戎號今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

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出輿彭彭逐出之而已

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

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

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徐廣曰圍在西

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園地理志云園水出上

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

作園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

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

三十六郡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洛漆且也

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翟于杜氏以

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曰翟之地

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秦穆公得由

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圍潞之間號赤狄未詳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正義曰括地云緄諸城秦州秦嶺縣

北五十六里漢縣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寧當作混頰師古云翟獯

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緄諸道狄道應劭以獯戎邑音相○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

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寧州

秦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

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

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

三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

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而晉北有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秦北地郡也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志樓煩縣名

屬焉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燕北有東胡山戎

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

甲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相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相以之各分散居谿谷自有

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

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自有餘

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索隱曰服虔云勾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

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滅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

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饜食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

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

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自代

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奚巨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並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

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

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

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名在上谷。正義曰：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

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

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大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貫山南，漢陽西

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

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與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

上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漸窳，合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

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大逾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州肅延沙

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孛鞞氏

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

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曰頭曼。韋昭曰：音滿。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

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百，墨又如字。後有

所愛闕氏。索隱曰：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殊緋黃，接

真曆二十四年刊

匈奴傳五

六

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習

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

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

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也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各居其邊為旼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旼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

故下云生得旼脫王旼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丘墩之室為旼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

匈奴所與我界旼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

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

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

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

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

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

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

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

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音離○索隱曰蠡又音

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

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匈奴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

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

行氏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下氏須下氏主

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下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

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

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

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舜徙于三危今阿闐之西南羌是也

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宮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

各有所分地蔚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

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

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十家

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

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

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登其先天天地鬼神

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

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監反姚氏案季牧傳大破匈奴滅禱禱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禱聲相近或以林為

禱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蹄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

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

高曆二十四年刊 又刊專五十一

小者軋

漢書音義曰刃刺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長云軋也。如淳云榻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頭師古云軋者謂輾輾。其骨節若今之厥蹠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鄉

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

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死

者多至數千百人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而候星

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二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

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

財後北服渾廋屈射丁靈

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

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

鬲昆新犁之國

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

於是匈奴貴人

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

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

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

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

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

白登

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

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

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類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

文云驪南方盡驛馬索隱曰按詩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

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

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

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

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

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

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

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復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

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城數至邊境願遊

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諸將曰以高帝賢武

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

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高后乃止復與匈奴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司文刊傳五十一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

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

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

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

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

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

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

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

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零淺奉書零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零漢書作序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

二駟正義曰頽師古云駕可駕車二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

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

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

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

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

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

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

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

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

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錦袷

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

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靡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胄紕

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胄者胄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

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胄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

頭帶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綈正義曰音啼綠繒各四十四匹索隱曰是也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

云綈厚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稽粥立

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

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

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

傅公主說

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

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

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

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

得漢食物皆云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

漣乳汁也音都奉反○索

隱曰字林云漣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漣臣苑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課其人眾畜物

正義曰上許又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

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

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

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

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

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

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

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

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

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

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並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管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

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

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昌古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

着冠固何當所益○索隱曰鄧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葉如厚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

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

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韋昭曰苦靡也音若靡靡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

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鉞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

五郎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

廣曆二十四年刊

可又刊專五

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索隱曰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服虔云

焉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

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

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其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選騎正義曰括地

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其泉宮去長於是文帝以中尉

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始皇以來祭天團兵處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表盧作寧侯

魏遯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

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

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

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

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

名也且音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

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

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

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國音

掄安定謹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絲絮金帛絲絮侘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蠕

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去者不追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

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

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

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

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

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

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

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

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

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

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

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

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

人聶翁壹索隱曰律書傳唯稱聶壹顯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奸闌列音于干驚狝禁私出物也出物

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秋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

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鴈

門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

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

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

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

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

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

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

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

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

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

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

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

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大

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

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

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二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

什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可又刊傳五十一

十七

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

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

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

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

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三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

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

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

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漢曆二十四年刊匈奴列傳五

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

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于單于也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

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贊曰沙土日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

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無微音古堯反微要也微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

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亦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千餘里擊匈奴得

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

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家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

祭以金人為立人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索得休屠金人後置之于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其夏驃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

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

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得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

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

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

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

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

死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徐廣曰元狩二年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

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

皇造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

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

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

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

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

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

不得行斬捕匈奴百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

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

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

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案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

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

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

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

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漢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

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

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

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

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

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

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

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

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

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索隱曰首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

萬壽二十五年刊

匈奴列傳五

二世

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

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

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

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

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

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

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其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

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其言為遣其太

子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

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六月氏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寇而擊大夏而臣之都媯

水北為王庭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

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辭儒先生也漢書作儒生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

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克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中朔方以東備胡徐廣曰浞野侯趙破奴路克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簷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義長路

正北經砂磧十

三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

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一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

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

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

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

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

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

正義曰為渠渠帥也

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响黎湖為單于

响音鈞又音牙

是歲太初三年也响黎湖單

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

也至盧胸

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湯縣北出石門鄯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

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病虜城按即築城鄯列亭至盧胸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張晏云山名也

而使游擊將

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二十里有漢遮虜鄯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

衆期至遮虜鄯即此也長老傳云鄯北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

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

列亭鄯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

漢書云日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

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

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

尉且鞮侯為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

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

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胡郎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義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

疆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

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

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

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

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

步兵二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國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

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

奴徐廣曰索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

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

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

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

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

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相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

罔衷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衷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何**

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竟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注音叫徐音皎皆非

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請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

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

則指樊增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

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

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

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獫狁葷粥

居于北邊

旣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烟

爰自頓首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二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

其

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

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

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

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

故冒姓為衛氏字仲

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

索隱曰漢

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

徐廣曰步一作少皆

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

子皆奴畜之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

作民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其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

署名武帝改曰保官有一鉗徒張晏曰其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

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

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

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

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

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

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

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

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

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

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

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

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

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

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

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

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日塞名

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十萬

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

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

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

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

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

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

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

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關

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

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

銳之卒捕服聽者二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二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

守名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

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文穎曰音俎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

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

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

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

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

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

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今而歸也天子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

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

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

臣青臣青子在緼襦中正義曰襦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襦小兒被也未有勤勞

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

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總護

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

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

○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窳渾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

王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

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

南宮侯徐廣曰南宜作南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宮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

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

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

為隨成侯以千二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

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

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

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

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

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

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

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止閔張晏曰正軍也長史

安正義曰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

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

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

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

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

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

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

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

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

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

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

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頰案荀悅漢紀作票鷄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索隱曰案小頰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天子曰

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

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

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頰云比頰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頰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
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二百戶封賢為
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
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
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
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
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
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
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都尉
張蓋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

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驍博

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

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動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同

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

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索隱曰遼音速濮音卜

下有遼濮王涉狐奴音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

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

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

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

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首諸

益封

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

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

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

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

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

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

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水名也

遂過小月氏

索隱曰韋昭氏音支

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山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

攻祁連山

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

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

得酋涂王

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平縛得單于單相

酋涂王此文省也

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

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

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

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二云

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正義曰率音律

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

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

王

正義曰速捕稽且王音子余反

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

王子以

下四十一人捕虜二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

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

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軍有功因以為號

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從驃騎將軍捕呼

于屠王索隱曰案二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二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騎侯

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

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然

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

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連留由此

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

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

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

邊境要渡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報天子要邊是時

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

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

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

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

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

理志縣名封其裨王呼毒尼文頰曰為下摩侯鷹庇為輝

在平原萬曆二十四年刊

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鷹作離庇音必二反又音足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燁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

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黎

正義曰燁渠表作順渠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

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音灼曰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捷行疾貌悍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

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

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

塞外又在北海之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

木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

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

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秦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

易留而不云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

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入數十萬人而敢力戰

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

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御批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日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

奴相紛挐

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率也

殺傷大當

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

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上音直行二百餘里

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徐廣曰寘音田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

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

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

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

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
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

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
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

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葷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

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葷渠也涉水也葷渠葷于之近臣謂涉水而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必耳反

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小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止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除地曰禪登

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案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連行
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正義曰上音余不失
期從至檣余山索隱曰檣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

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
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
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葑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

前曆二十四年刊

福反漢書專作割並音專小以千二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

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

長索隱曰案徐目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

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

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

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

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

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

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

陰重不泄其行亦司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

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

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

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

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城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城○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

中實以毛罽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

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案楚鞠書有城說篇即今之打球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

軍自四年軍後二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

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

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

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蘇林曰景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侯武謚也相

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騰土服遠曰相○索隱曰案景相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關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

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子嬭代侯索隱曰嬭音市戰反嬭少字子侯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嬭卒謚哀侯

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

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于侯登

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

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

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

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

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

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

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

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

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

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八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為裨

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

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

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

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

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

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

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

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索隱曰小邳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

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

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

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

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

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

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官秩軍軍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姐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

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二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都活反又音外反羽音詔○正義曰上都誨反雍

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

武帝立二十一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

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出定襄襄曹參

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

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

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

外列城為光祿勳掘鑿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

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

侍中為校尉

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二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

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

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

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

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

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

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

以右北平太守

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

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

正義曰今勝州

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

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

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

封二

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

為浞

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

騎圍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

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

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

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

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總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榮斯偕

取亂彝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自南大興大將軍

其太子安國

德園如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

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

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

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

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

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

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

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

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
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
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
聽弘爲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
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
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
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
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一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
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
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

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
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
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
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
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
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
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敬逆上耳○正義曰願罷
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
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二

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
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
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
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
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
比者近也小類
音比方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
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
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駙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
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
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

忌外寬內深

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

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

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

也食一肉脫粟之飯

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故人所善

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

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

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

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

塞責

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

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二

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

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

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

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

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

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惟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

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

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

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

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為御史丞相八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

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今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

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且夫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感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靡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

鹵

讀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

輓粟

文頴曰轉芻穀就戰是也

起於東腫

徐廣曰腫在東萊音縵○索隱曰琅腫音逐瑞反注音縵其音同也

琅

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

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

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

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

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

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

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

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

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

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市
利也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

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

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

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
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

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

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

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冑生機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鑄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
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
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
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
嚴政峻諛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

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他趙他也音徒河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

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姓也繫梁運糧深入越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

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

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

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

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間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至進益也

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滅州

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棘音白比反又皮逼反滅

州地名即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

也燔燒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

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

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

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

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士

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

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

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

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間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

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

見之晚也

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

音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
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
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
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
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
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
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
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
畏其口路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
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
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口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
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
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
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

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今自

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徐廣曰孔車浹也沛有浹縣○索隱曰浹戶交反車車尺奢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為舉

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

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

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

常用明也

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

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

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

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而可施行者

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

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

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

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

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

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受困於燕雀也

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

安索隱曰又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

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

暴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

後禮有蒲壁蓋或畫績以為榮飾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推

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

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千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趙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自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

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

定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

置桂

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

武帝更名曰南也

以謫徙民

索隱曰謫音陟革反

與越雜處十二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

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索隱曰地理志

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

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刀反

召

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

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

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

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

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

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

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許詔書使為南海尉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

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

鄭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阜又衛青傳云出桂

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

改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鄭誕作湟漢書作湟

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

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

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

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

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

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

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

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

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竈昭云竈姓

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間

會是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

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

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

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

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

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

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

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

夫徃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

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

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

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

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

王

志亦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

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

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

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作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

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

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

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

與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

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與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

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人見索隱曰漢書悅作休

事昭曰誘休好語人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

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奇云藏其借號之璽也嬰齊

其人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

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

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

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

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

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

萬曆二十四年刊

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
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
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
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想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

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

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
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乃置酒介漢使者韋昭曰特使者為介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

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
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
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若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
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

欲縱嘉以矛

韋昭曰縱撞也。○索隱曰案字林縱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縱殺吳王與此同

王止太后

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

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特也

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
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
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
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
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郊壯士
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
○正義曰今汝州郊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
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

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

徐廣曰為校尉

與王太后弟繆樂將

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

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

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

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

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

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徐廣曰元鼎四

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

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

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

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

為護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

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 膠

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案龍亢屬誰國漢書作藁侯服

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

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

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

水徐廣曰一作湟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雁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 主爵都尉

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越人於

越人為越人降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申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

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賴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使馳義

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下牂柯

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二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

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得越船

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

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

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

萬曆二十四年刊

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

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

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旦為遲旦謂待明也○索隱

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

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

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

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

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樂劉氏音宋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劇自定

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翁翁也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

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侯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

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賧三縣皆屬南湯賧音遠也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

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

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

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

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粵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驅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曼

及越東

海王槎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騶○索隱

曰徐廣說是上云騶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

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中又改為福也

及諸侯

畔秦無諸槎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

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王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槎等

以故

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槎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

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越功曰閩君槎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槎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

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

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

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

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

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

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

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窻縱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

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

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

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

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掃繇者邑號丑名也乃

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

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

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

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

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

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

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

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二十里

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又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

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

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都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

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

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浮海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

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耶白沙東故開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

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

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

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

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

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

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

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繇安

侯漢書音義曰五百遼安。索隱曰繇安縣名服虔安音堂劉伯莊音紆營反福有咸陽共王子故為

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

萬曆二十四年刊

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

漢兵至棄

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駱為姓

閩中是居

王播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僊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 正義曰潮僊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 **王滿者故燕人**

也 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

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嘗略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

阻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涓音笏沛反

○正義曰地理志云涓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浪音大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 正義曰命謂教令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

渡渭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

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

章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渭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

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

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

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狛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

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日一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

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勿眾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

臨渭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

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渭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

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

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

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

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

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
 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
 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
 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
 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
 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
 音類○案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
 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
 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
 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二年夏尼谿相
 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

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

云長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

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

告諭其民誅成已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

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

封參為濶清侯

韋昭曰屬

齊○索隱曰顧氏濶音獲

陰為菽苴侯

韋昭曰屬渤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于餘反

啖為平州侯

韋昭曰屬梁父

長為幾侯

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

陽侯

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樓船

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死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狹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

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

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二百二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二百二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

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犍犊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而為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

南四九百三十 其西靡莫之屬 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

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嵩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師五千二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君

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懸漢書作椎音直

追反結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 北至牂榆

音計 名為雋昆 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正義曰上音牂牁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牂牁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生王國也

明 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曰雋音隨今體州也昆明雋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名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嵩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

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

外曰猫羌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印邾山本名印笮山故印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

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正義曰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躡所王將兵

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曰躡音矩灼反楚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

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到

流故謂滇也笮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頌音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

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

商賈取其笮馬棘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棘國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索隱曰韋昭云棘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棘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

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蒙風指

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

徐廣曰枸一作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

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寢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

正義曰崔浩云牂牁船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

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牁仍改其名為牂牁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

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

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

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

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

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

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

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

也音持用反從巴蜀作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

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捷

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

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繫船後以為地名道

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

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

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

夷道戍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

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

方以據河遂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

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

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枝韋昭曰印縣之竹屬徐廣曰字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或作竺漢

節高實中可作杖蜀贊曰印山名此竹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

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

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

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

正義曰昆明在今雋州南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

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

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柯乃與其

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

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

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

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

印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都為越

舊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百

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

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

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

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

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

醬番禺大夏杖邛竹史記音義曰音翦四夷後掄剽分二方索隱曰掄謂被

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盡後掄掄割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牁

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剽亦分義越犍益州武都沈

索隱述替曰

西南外徼

莊蹻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浸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二百十六

